

“知而获智”观：一种经典的中式智慧观

汪凤炎 郑红

(南京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南京 210097)

摘要：“知而获智”的含义是：一个人只要不断地积累知识，并将之作恰当的转换，就能通过“变知识为智慧”的途径而逐渐获得智慧。之所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提出了“知而获智”的经典智慧观，主要是基于“来自文字学上的证据”与“出自先哲相关言论的证据”等两方面证据。用现代心理学的眼光看，“知而获智”观具有两大显著优点：一是，定义“智慧”的视角恰当；另一是，蕴含“转识成智”的思想。“知而获智”观存在三点不足：（1）易使人产生“将智慧与渊博知识相等同”的误解；（2）未看到在解决简单问题和复杂问题时个体内在心智加工过程的本质区别；（3）易让人将“智慧”误解为是一种纯粹的认知概念。

关键词：智慧；知识；知而获智；转识成智

“只教给学生一些小智，却让学生丢了大慧”，是时下人们批评当代中国教育的一句常用语。为了应对这类批评，当下一些高校和中小学——像山东的鲁东大学、武汉的情智学校、南京的北京东路小学等——都在积极探索“智慧教育”或“情智教育”，这本是一件好事情。不过，一些学校往往先未弄清“智慧”的科学内涵，而是多从不太缜密的“智慧”概念出发，这就使得实际操作存在一些不尽人意之处。造成这一境况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内因是，中外学术界至今都没有给出一个有关“智慧”的权威定义。于是，2007年9月，2007年9月，美国芝加哥大学宣布正式开展为期3年又5个月（2007.9-2011.1）的跨学科研究程序——阿瑞特倡议（Interdisciplinary Programs, Arete Initiative），专门探讨“智慧”这一主题。他们现已投入200万美元的研究经费专攻“智慧的定义（“Defining Wisdom”——A Project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并向全世界招标关于“智慧”的研究课题，内容涉及哲学、历史学、宗教学、伦理学、法学、教育学、心理学、生物学和计算机科学等多个学科领域。^①从心理学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对“智慧”的一种重要而有价值见解，是主张“知而获智”的智慧观，这可说是一种极其经典的中式智慧观，系统、准确地把握它的内涵，对于今人正确培育个体的智慧极有价值。不过，遍查现有相关中西心理学文献，发现至今尚未有学人对它进行详细的梳理与点评。有鉴于此，本文就对“知而获智”的智慧观作一细致的梳理与客观的评价。

一、“知而获智”观的核心内容及相关证据

“知而获智”中的“知”指“知识”或“认识”，并且是广义的，即与无知相对，以便将常识与科学知识^{[1] (p.412)}或明确知识（explicit knowledge）与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2] (pp.1-130)}等都包括在内；“智”指智慧。相应地，“知而获智”的含义是：一个人只要不断地积累知识，并将之作恰当的创造性转换，就能通过“变知识为智慧”的途径而逐渐获得智慧。之所以说中国先哲提出了“知而获智”的智慧观，主要是基于以下两方面的证据。

（一）来自文字学上的证据

从文字学角度看，在古汉语里，当“知”读作“zhī”时，本有“晓得；知道”、“知

^① <http://www.wisdomresearch.org/topics.html>

识或认识能力”、“知觉”之义。^{[3] (p.2184)}许慎在《说文解字》里说：“知，词也，从口矢。”段玉裁的注是：“白部曰：‘𠄎，识词也，从白、从亏、从知。’按此，‘词也’之上亦当有‘识’字。知 义同，故 作知。识敏，故出于口者疾如矢也。”^{[4] (p.227)}徐锴《系传》：“凡知理之速，如矢之疾也，会意。”^{[5] (p.1079)}一个人若要做到‘识敏，故出于口者疾如矢’，显然不是一朝之功，这表明“知”里本有“个体通过日积月累、已非常熟练地掌握了某种知识，从而能熟练运用之”的含义，而这恰恰是有智慧的一种重要表现。正由于此，清人徐灏在《说文解字注笺·矢部》里才明确地说：“知，智慧即知识之引申，故古只作知。”^{[5] (p.1079)}由此可见，在中国先哲心里，“知”与“智”有内在的一致性与相通性，这样，当“知”读作“zhì”时，与“智”（即智慧）是相通的。所以，许慎在《说文解字》里说：“𠄎，识词也，从白亏知。”段玉裁的注是：“此与矢部‘知’音义皆同，故二字多通用。锴（指徐锴，引者注）曰：‘亏亦气也。’按：从知会意，知亦声。”^{[4] (p.137)}《说文解字》又说：“𠄎，古文智。”《集韵·置韵》说：“智，或作知。”^{[5] (p.1079)}事实上，在古汉语里的确有许多“知”通“智”的用法。如《周易·蹇》说：“见险而能止，知矣哉！”《论语·里仁》说：“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陆德明释文：“知，音智。”《礼记·中庸》说：“好学近乎知。”等等，这些引文里的“知”均通“智”。

而《汉语大字典》对“智”字字义的解释是：①智慧；聪明；②机智；谋略；③指聪明、有智慧的人；④知识；⑤通“知”。知道。⑥春秋时晋国地名，在今山西省永济县北；⑦姓。在解释“智”的字形时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徐灏笺：‘知 本一字，𠄎，隶省作智。’”^{[5] (p.638)}《汉语大字典》对“𠄎”字的解释是：同“智”。《说文·白部》：“𠄎，识词也。”《正字通·矢部》：“𠄎，古文智。”^{[5] (p.1081)}1999年版《辞海》则说，“智”有聪明与智慧、智谋之义。如《孟子·公孙丑下》：“王自以与周公孰仁且智？”此处一般“智”作“聪明”解。《淮南子·主术训》：“众智之所为，无不成也。”《史记·项羽本纪》：“吾宁斗智，不能斗力。”这两处的“智”一般作“智慧、智谋”解。^{[3] (p.2202)}综上所述可知：一是，“𠄎”字本是“智”的古体字。依徐灏的解释，“智”字是从“𠄎”字的隶书字体里演化出来的，这表明，在汉字史上，是先有“𠄎”字，后有“智”字。另一是，知与智二字在古汉语里常通用，正如朱珔所说：“经典多用知为 𠄎，间用智字以别之。”^{[5] (p.1081)}由“知”通“智”的事实可以看出，“知”与“智”二字的字义里潜藏有“知而获智”的思想。

从文化心理学角度看，一文字之创造，必因有此种需要而起。正如陶德怡所说：“文字之发生，在当时乃代表普遍的或重要的事实。原人类之创造一事一物必有其创造之背景与原因；而此背景与原因，尤为众人之所急务，然后所创造之事物，方能传播广远，为大多数所采取。……文字者，乃补助语言之不足，代表思想之工具，为人类之一最重要发明，其为一般社会之需要，自属尤甚。”^{[6] (pp.226-227)}同时，新创造的某一文字之所以会被众人所运用，并能够做到经久不衰，必有人们需要运用它的理由。正如陶德怡所说：“凡文字之历久不灭者，必其所代表之事物，在形体上尚未消灭，或在精神上尚可通用，盖文字之创造，既因需要而起，则其为人所应用，必有需要之所在，否则人人将弃之而不顾，无形中自归消灭。‘凡物用则发达，不用则废，’乃宇宙之公例，天演之通则，无有能越此范围者。故凡文字已经过多数年代而尚存在者，其字必有存在之价值及实用的需要。即或其所代表之事物，因进化之故，变其形体，然其意义必尚大概相似，或可引伸得之。”^{[6] (p.227)}所以，后来汉语之所以普遍使用“智”字而不是“𠄎”字，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使得“智”字书写起来更加方便、简洁（因“智”字较之“𠄎”字笔划要少），既显得更为实用，又吻合汉字一向是朝着实用、简化和规范方向发展的规律；另一是，将“𠄎”字内蕴含的“转识成智、且是日积月累式进行的”的思想更加清晰地表露出来。因为“智”字之字形，其上为“知”，其下为“日”。由于中国先哲在论学时普遍信奉《荀子》所讲的下述道理：“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明之为圣人。圣人也者，本仁义，当是非，齐言行，不失毫厘，无它道焉，已乎行之矣。故闻之而不见，

虽博必谬；见之而不知，虽识必妄；知之而不行，虽敦必困。不闻不见，则虽当，非仁也，其道百举而百陷也。”^{[7] (p.142)} “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蠕而动，一可以为法则。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7] (p.12)} 因此，“智”字下面的“日”字既有“日积月累”之义，更有“通过日日力行的方式，使之变成自身的素质”之义。这意味着，从字形上看，“智”本有“将‘知识’日日力行，使之不断从陈述性知识转换成程序性知识（内含元认知知识），通过日积月累这些经过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程序性知识，就能将‘知识’转换成‘智慧’”之义。一句话，从“智”字字形里也可看出其内明显潜藏有“知而获智”的思想。

（二）出自先哲相关言论的证据

上面通过对“知”与“智”这两个字的字形和字义的分析可知，中国传统文化里蕴含着“知而获智”的智慧观，不但如此，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古代出现了明确主张“知而获智”智慧观的言论。假若说来自文字学上的证据只是一种“间接证据”的话，那么，出自先哲相关言论的证据不但是是一种“直接证据”，更是一种“铁证”。在先哲阐述“知而获智”的相关言论里，颇为经典的言论主要有如下几条：

据《论语·颜渊》记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8] (p.131)} 《老子·三十三章》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9] (p.198)} 这表明，儒家孔子与道家老子二人都有这样一种共同的思想：一个人只要善于知人，善于鉴别人，就是一个智者；反过来说，一个人若想成为智者，就要在日常生活里学会知人，学会鉴别人。这之中明显含有“知而获智”观，只不过一个人通过这种途径获得的智慧主要是“德慧”（做人的智慧）。^{[10] (p.140)} 《墨子·经说上》说：“知也者，所以知也。”^{[11] (p.333)} 这里，第一个“知”同“智”，其义是：智生于知，知而获智，转知或识而成智。《墨子·经上》说：“知（下加‘心’旁），明也。”^{[11] (p.310)} 《墨子·经说上》的解释是：“知（下加‘心’旁）也者以其知论物，而其知之也著，若明。”^{[11] (p.334)} “知（下加‘心’旁）”不但是古“智”字，^{[11] (p.310)} 而且是《墨子》里独有的字，此字字形从知、从心，这说明，从字形上看，墨家已有“心知为智”的思想，这意味着，“心中知道”是“智”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12] (p.412)} 进一步言之，在墨家看来，一个人如果能够根据自己已有的知识去推知未知的事物，就能使自己拥有的知识越来越明确、显著和深刻；能够以这种方式做学问，也就达到智慧的层次。孟子在《尽心上》说：“知者无不知也，当务之为急；仁者无不爱也，急亲贤之为务。尧、舜之知而不遍物，急先务也；尧、舜之仁不遍爱人，急亲贤也。不能三年之丧，而缌、小功之察；放饭流歠，而问无齿决，是之谓不知务。”^{[13] (p.322)} 在这里，孟子既相信智者无所不知，又认为智者之所以是智者，是因为他们能够准确把握哪些事情是当前必须优先知道的，知道事情的轻重缓急。《庄子·外物》说：“心彻为知，知彻为德。”这表明《庄子》已有“心灵通彻是智，智慧通彻是德”的思想。^{[14] (p.721)} 《荀子·正名》也说：“所以知之在人者谓之知，知有所合谓之智。”^{[7] (p.413)} 杨倞注：“知之在人者，谓在人之心有所知者。知有所合，谓所知能合于物也。”^{[7] (p.413)} 《释名·释言语》说：“智，知也，无所不知也。”^{[15] (p.173)} 《河南程氏粹言》卷第一《论学篇》说：“子曰：‘致知则智明，智明然后能择。’”^{[16] (p.1191)} 据《陆九渊集》卷三十三《好学近乎知》记载，陆九渊曾说：“夫所谓智者，是其识之甚明，而无所不知者也。夫其识之甚明，而无所不知者，不可以多得也。然识之不明，岂无可以致明之道乎？有所不知，岂无可以致知之道乎？学也者，是所以致明致知之道也。向也不明，吾从而学之，学之不已，岂有不明者哉？向也不知，吾从而学之，学之不已，岂有不知者哉？学果可以致明而致知，则好学者可不谓之近智乎？是所谓不待辩而明者也。”^{[17] (p.372)} 在这段言论里，陆九渊继承前人“知而获智”的智慧观，主张一个人通过持续不断的学习来增长自己的知识，进而将之转换成智慧，从而将智慧、知识与学习三者之间的关系讲得颇为透彻。清人徐灏在《说文解字注笺·矢部》里更是说得好：“智慧即知识之引申。”^{[5] (p.1079)}

二、“知而获智”观的优点与不足

（一）“知而获智”观的优点

用现代心理学的眼光看，“知而获智”观具有两大显著优点：

1. “知而获智”观定义“智慧”的视角恰当

“知而获智”观注重从知识角度来定义智慧，这不但与现代西方心理学界定“智慧”的主流视角相暗通，从而显示出中国先哲的远见卓识；更重要的是，它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智慧的本质，即任何智慧就其内在的组成成份看必然包含丰富而实用的知识，换言之，智慧的重要成份之一本是知识，而不是其它东西，这就将“智慧”纳入了可以学、可以教的范围之内，涤除了罩照在智慧身上的一切神秘光环。这是“知而获智”观的一个精髓之处。它与柏林智慧模式和斯腾伯格等所讲的智慧观在思想上相暗通，因为在以巴特斯（P. B. Baltes）为代表的柏林智慧模式（The Berlin model of wisdom）看来，智慧指“一种关于基本生活实际（in the fundamental pragmatics of life）的专家知识（和行为）系统，此专家知识系统内包括对复杂的、不确定的人类生活情境的杰出的直觉、判断和建议。”^{[18] (p.76)}具体地说，这种由关于基本生活实际的专家知识和行为系统构成的“智慧”包括五个子方面的知识：①有关基本生活实际的事实性知识；②有关基本生活实际的策略性知识；③有关生活情境和社会变化的知识；④有关考虑不确定性生活的知识；⑤有关考虑价值和生活目标的相对性的知识。^{[18] (p.77)}斯腾伯格（Sternberg）对“智慧”定义的最新表述是：以价值观为中介，运用智力（intelligence）、创造性和知识，在短期和长期之内通过平衡个人内部、人际间和个人外部的利益，从而更好地适应环境、塑造环境和选择环境，以获取公共利益的过程。^{[19] (p.287)}这说明柏林智慧模式与斯腾伯格都是从知识的角度来定义智慧，换言之，他们也都承认由知识可以获得智慧。当然，在巴特斯和斯腾伯格等人所生活的时代，心理学家对知识分类的看法已有显著进步，这样，巴特斯和斯腾伯格等人都明确告诉人们，智慧的重要本质之一是程序性知识（内含元认知知识与默会知识），而不仅仅是陈述性知识。

2. “知而获智”观里蕴含有“转识成智”的思想

“转识成智”原为佛教用语，本义是指：一个人经历一系列的宗教修行，破除“我”、“法”二执，摆脱由“识”变现出来的现实世界而进入佛的天国的过程。^{[20] (p.120-121)}这里仅是借用唯识宗的“转识成智”一语，用来指称“知而获智”观里蕴含的一种重要而有价值的见解：变知识为智慧。“转识成智”中的“转”字很关键，它向人表明，“知识”与“智慧”之间本有一定距离，二者不是一回事。概要言之，“知识”与“智慧”之间的区别主要有五：①“知识”既可以是陈述性的，也可以是程序性的；而“智慧”的实质本是一种程序性知识。②“知识”既可以是有益的或有价值的，也可以是无用的或无价值的；在有用或有价值的知识中，有的知识有大用或大价值，有的知识只有小用或小价值。“智慧”里包含的知识主体一定是有大用或大价值的。③知识重分析与抽象，重有分别的领域，所把握的是一件事事实和一条条的定理。智慧重综合，以把握整体；重“求穷通”，以打通宇宙人生的根本原理。^{[1] (pp.418-420)}④“知识”虽包含自然科学知识与做人的知识，但只要其还只是“知识”，就主要停留在认知领域，且更偏向于是一个中性词；智慧是真与善的统一，其内既有强烈的认知色彩，也蕴含浓厚的伦理道德色彩和人文关怀。⑤“知识”里蕴含的心智加工方式既可以仅仅是记忆，也可以包含记忆与创新；而“智慧”里蕴含的心智加工方式虽有记忆，但更有创新。这样，虽然在一些情况下，具有渊博知识的人也往往有较高智慧，但仍不能将智慧与“渊博知识”相等同。正如赫拉克利特所说：“博学并不能使人智慧。”^{[21] (p.26)}因为一个人脑中拥有渊博知识，只表明此人的知识在数量上是非常多的，但是，从知识的内容上看，这类渊博知识既可能是纯粹的科学技术知识，也可能是包含科学技术知识和做人知识在内的完整知识；从知识的性质上看，这类渊博知识既可能是丰富的陈述性知识，也可能是丰富的经过转

换之后的程序性知识；从知识的价值上看，这类渊博知识既可能是大量的无用的陈旧知识、无实用价值的知识，也可能是大量的新知识、实用知识；从知识的心智加工方式上看，一个人既可以仅用记忆来加工知识，也可以用包含记忆与创新的方式来加工知识；从知识的用途上看，一个人既可以将其拥有的渊博知识用作为自己谋私利，也可以将其用作为大众谋福祉。一个人如果只拥有大量科学技术知识，却缺乏必要的做人知识，是不能很好地促进其智慧发展的，“科学是一把双刃剑”和“马加爵事件”等事实证实了这个道理；一个人拥有大量无用的陈旧知识或无实用价值的知识，不但不能促进其智慧的发展，反而可能使其越学越笨，“屠龙术”之类的典故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一个人即使拥有大量的新知识或内含实用价值的知识，若只将其停留在陈述性知识的层面，而不将其作程序性知识的转换，或者，只用“记忆”（而不用创新方式）来加工其知识，那只会使自己变成“活动的书厨”，同样不可能拥有真正的智慧，“纸上谈兵”之类的典故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一个人即使拥有大量实用的程序性知识，也知道加以创造性地运用，但如果只将其用为自己谋私利，而不将其用作为大众谋福祉，更是不可能真正拥有智慧，秦桧和希特勒之徒的行径无可辩驳地证实了这个道理。所以，从知识分类的角度看，人们只有将大量实用的、本属陈述性知识的“完整知识”——即，既有做人的知识，也有科技知识——作根本的转换，使之成为程序性知识（包括元认知知识与默会知识），并加以创造性地运用，或者，既注重学习大量实用的、有关做人与做事方面的明确知识，也注重学习大量实用的、有关做人与做事方面的默会知识，并加以创造性地运用；同时，又将这种经过创造性地转换之后的程序性知识的目的指向为绝大多数人谋福祉，只有这样做，才能使自己的“知识”变成智慧，即“转识成智”。人也正是在这种创造性的“转识成智”过程中，达到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境界，获得身心、德性和人格等方面的自由发展。^{[1] (p.418-420)} 这是“知而获智”观的又一个精髓之处。此思想与斯腾伯格等人所讲的智慧观相暗通。正由于“知而获智”观是一种既有较强科学性又具中国特色的智慧观，至今仍被中国人广泛使用。如，中国中央电视台科学与教育频道（即第 10 频道）自 2006 年以来到现在的 2008 年 5 月，常用的一个题头语都是“知而获智，智达高远”。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继承了中国传统“知而获智”观的结果。

（二）“知而获智”观的不足

“知而获智”观也存在三点不足，虽然这些不足往往都是由于人们的误解而产生的：

1. 易使人产生“将智慧与‘渊博知识’相等同”的误解

尽管“知而获智”观的精义思想之一是“转识成智”，而不是要人以“知”代“智”，因此，其内本没有将“知识”等同于“智慧”的思想；同时，先哲虽然没有像英国学人波兰尼（M. Polanyi）那样将知识明确区分为明确知识与默会知识等两种类型，但是，先哲又的确看到了知识的不同类型。如《墨子·经说上》曾说：“知，传受之，闻也；方不障，说也；身观焉，亲也。”^[11]明确将“知”分为三种类型：“传闻之知”指得自他人传授的认知或知识；“说知”指超越一般的可见之物或媒介，通过推论才获得的认知或知识；“亲知”指个体自己通过亲身观察事物或亲身实践而获得的认知或知识。为了避免隔靴搔痒、言不尽意等现象的发生，先哲一般鼓励学人要多“亲知”与“做中学”，也注重“以心传心”，这之中实也没有忽视默会知识在成就个体智慧中的作用的的思想。但是，由于在古汉语里，“知”与“智”可互通，并且，“知”往往一身兼两用，既指知，又指智；更重要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既没有告诉人们将“知”转变成“智”的有效途径或方法，也没有明确探讨默会知识与明确知识的主要差异，从而让一些没有真正掌握“知而获智”观真谛人的易将智慧仅等同于明确知识或陈述性知识，进而产生“将智慧与渊博知识相等同”的误解，由是，只注重陈述性知识的学习，而不注重将陈述性知识创造性地转换成程序性知识，或者，仅重视明确知识的学习，而不注重默会知识的学习，自然难以习得真正的智慧。毕竟，就智慧的组成成份看，其内既有陈述性知识，更有程序性知识；既有明确知识，更有默会知识。

2. 未看到在解决简单问题和复杂问题时个体内在心智加工过程的本质区别

简单问题指个体仅凭记忆就能正确解决的问题。个体在解决简单问题时，其间不需要运用复杂的心智加工过程，而只要有相关的知识经验，若个体脑海里拥有足够的、牢固的相关知识经验，一旦“知”了，就能将问题解决掉，可见，个体在解决简单问题时所展现的本只是“记忆力”，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智慧。复杂问题指个体脑海中没有现成的答案可用，而必须经过将脑海中的已有知识经验进行系列化的心智加工过程才能予以正确解决的问题。个体在解决复杂问题时，仅凭记忆是解决不了的，其间需要运用复杂的心智加工过程，此中所展现出来的聪明才智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智慧。“知而获智”观内虽暗含智慧的实质本是一种程序性知识，并且暗含智慧之内实包含有一系列的心智加工过程，但是，它又的确没有明确告诉人们，从心智加工历程看，智慧之内所包含心智加工过程的显著特点是“创新性”，个体若仅仅只知将陈述性知识转换成程序性知识的道理，而在做这种“转换”时无任何创意可言，总是按常规思维进行转换，仍是不可能真正拥有智慧的，这可说是“知而获智”观的又一个不足。

3. 易让人将“智慧”误解为是一种纯粹的认知概念

虽然在中国传统文化里，知识首先主要是指关于做人的知识，其次才指科学技术知识；在当代中国学术界，人们也都相信：完整的知识之内本包含自然科学知识和做人知识。这样，无论是在古汉语语境里，还是在现代汉语的语境里，“知而获智”观都已明确告诉人们：转“知”或“识”的确能够助人成就智慧。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一些不理解“知而获智”观真谛的人容易产生一种误解：以为此种“知”只是一种纯粹的认知概念，认为一个人只要拥有了“知”，并能够做到“活学活用”，也就拥有智慧了。而事实上，这种“知”本需要善心的引导，因为真正意义上的智慧本是真与善的合金，只追求私利的“智”只能称作“小聪明”。或许正是在这种误解的影响下，“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一语在当代中国学子中广为盛行，由是很多人进而低估道德知识的价值。孰不知，没有善心的引导与催化，纯粹的知或智只能算作小智，一个人在做“人”过程中，只有在“人”字的左边一撇上写上“修德”，在“人”字右边一捺上写上“做事”，“善心”与“聪明”的和谐发展，才能构成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健全人。由此可见，“知而获智”观的第三个不足之处是：容易让人将智慧误解为是一种纯粹的认知概念，从而忽视智慧中本有的良知与善情成份。

参考文献:

- [1]冯契. 冯契文集·第一卷·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 [2][英]迈克尔·波兰尼. 个人知识——迈向后批判哲学[M]. 许泽民译,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0.
- [3]辞海 1999 年版缩印本(音序)[Z].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2.
- [4][汉]许慎撰, [清]段玉裁注. 说文解字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 [5]汉语大字典(缩印本)[Z]. 武汉: 湖北辞书出版社, 成都: 四川辞书出版社, 1992.
- [6]陶德怡. 善恶字汇[J], 见: 张耀翔. 心理杂志选存(上册)[C], 上海: 中华书局, 民国二十一年八月印刷.
- [7][清]王先谦. 荀子集解[M]. 沈啸寰、王星贤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 [8]杨伯峻. 论语译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 [9]陈鼓应. 老子注译及评介[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 [10]汪凤炎. 中国传统德育心理学思想及其现代意义(修订版)[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7.
- [11][清]孙诒让. 墨子闲诂[M]. 孙启治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01.
- [12]燕国材. 心理学思想史·中国卷[C].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4.
- [13]杨伯峻译注. 孟子译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 [14]陈鼓应. 庄子今注今译[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15]任继昉. 释名汇校[M]. 济南: 齐鲁书社, 2006.
- [16][宋]程颢、程颐. 二程集. 王孝鱼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 [17][宋]陆九渊. 陆九渊集. 钟哲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 [18]Paul B.Baltes and Ursula M.Staudinger. *The search for a psychology of Wisdom*.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Vol.2:75-80.
- [19]Robert J. Sternberg. *Words to the Wise about Wisdom? A Commentary on Ardelt's Critique of Baltes*. Human Development 2004;47:286-289.
- [20]方克立. 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2.
- [21]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C].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1

“Wisdom Comes From Knowledge”: A Kind Of Class Chinese Viewpoint About Wisdom

Wang Fengyan Zheng Hong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s ,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Abstrac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and valuable viewpoint about wisdom in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which is the opinion of wisdom comes from knowledge, that is. if a person accumulates knowledge unceasingly, and does some transformation correctly, s/he would obtain wisdom gradually by the approach of “transforming knowledge into wisdom”. The kind of opinion of wisdom was proposed by the Chinese sages is mainly based on two aspect eviden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ilology; and Some classical explications that maintained opinion of “wisdom comes from knowledge”. Se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 psychology, the wisdom opinion of “wisdom comes from knowledge” has two notable advantages. (1) This opinion pays great attention to define wisdom from the angle of knowledge; and (2) This opinion has the meaning of “transforming knowledge into wisdom”. The opinion that wisdom comes from knowledge has also three defects: Firstly, it could make a misunderstanding that wisdom was same as broad knowledge; Secondly, it ignores the essential difference during the progress that wisdom is produced when solving simple and complicated problem; Thirdly, it could easily make a misunderstanding that wisdom is a kind of a concept of acknowledgement.

Key words: Wisdom; Knowledge; Wisdom Comes From Knowledge; changing knowledge into wisdom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项目批准号：07JJD880241）；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项目批准号：DEA070061）的系列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汪凤炎（1970-），男，江西景德镇市人，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中国文化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郑红（1970-），女，江西上饶人，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认知心理学和中国文化心理学。

收稿日期：2008-10-16